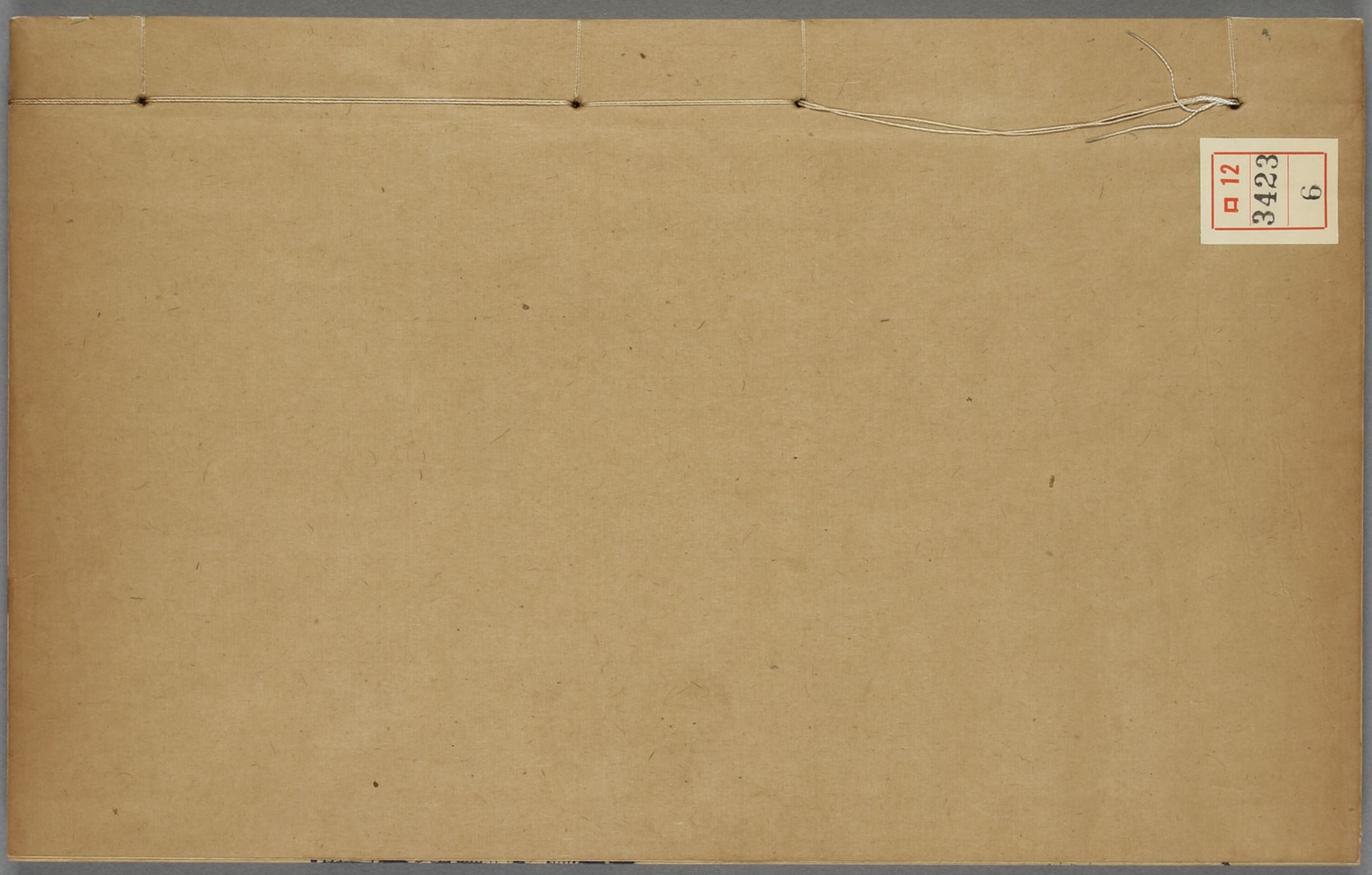
□ 12
3423
6

門 12
號 3423
卷 6

淵鑒齋
御纂

朱子全書卷十七

論語八

先進第十一

先進於禮樂章

問先進於禮樂。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如今日事都恁地侈靡。某在南康時。通

早稲田大學図書館
昭和 33.10.28 購入
藏書

上位書啓只把紙封後來做書盝如今盡用紫羅背盝內用眞紅事事都如此如何合殺問孔子又云吾從周只是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輩若荅顏子爲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問如孔子所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皆欲損過就中之意曰固是此等語最多又云觀聖人意思因見得事事都如此非獨禮樂如孟子後面說許多鄉原狂狷亦是此意鄉原直是不好寧可是狂底狷底如今人恁地文理細密倒未必好寧可是白直粗疎底人（語類）

從我於陳蔡章

問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曰此說當從明道謂此時適皆不在孔子之門思其相從於患難而言其不在此耳門人記之因歷數顏子而下十人并目其所長云耳

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文學政事否。曰。不消如此看。自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短於才者。以上語類二條

回也非助我章

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功。語類

顏路請子之車章

問注以爲命車。何以驗之。曰。禮記言大夫賜命車。語類

問顏淵死。孔子若有財。還與之椁否。順之曰。不與。喪稱家之有無。顏淵家本無。則其無椁。乃爲得宜。孔子若與之椁。便是使顏淵失宜。孔子必不肯。蓋椁者。可有可無者也。若無棺。則必與之矣。曰。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爲椁。蓋朋友有通財之義。況孔子之於顏淵。視之如子耶。所謂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他求耳。答石子重　○文集

門人厚葬章

門人厚葬。是顏子之門人。不得視猶子。以有二三子

故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此古注說得甚好。又

簡徑。語類

季路問事鬼神章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卽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愧。問人鬼一理。人能誠敬。則與理爲一。自然能盡事人事鬼之道。有是理則有是氣。人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是如此否。曰。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誠敬不至。以之事人則必不能盡其道。況事神乎。不能曉其所以生。則又焉能曉其所以死乎。

亞夫問未知生焉知死。先生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纔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也。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世閒無有聚而不散散而不

聚之物。聚時是這模樣。則散時也是這模樣。若道孔子說與子路。又不全與他說。若道不說。又也只是恁地。

問伊川謂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以上語類五條）

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答廖子晦）

問子路問事鬼神一章。誼謂由聚散故有生死。由幽明故有人鬼。而所謂理。則無有聚散幽明之異也。學者求盡乎理可也。盡乎事人之理。則鬼神之理不外是。知其所以生。則死之理可見。亦即其著見者。而致其知實其行而已。不然。將求諸恍惚茫昧之域。終亦不知焉耳矣。曰。亦善。然事人之道未易盡。所以生者亦未易知也。（答方賓王○以上文集二條）

閔子侍側章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不必泥事迹。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閭閭氣象。

閭閭。是深沈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

問閭閭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曰。豈非以卑承尊易得入於柔佞卑諂。三子各露其情實如此。故夫子樂之。曰。都無那委曲回互底意思。

問閭閭行行侃侃。曰。閔子於和悅中。却有剛正意思。仲由一於剛正。閔子深厚。仲由較表露。問子路不得其死然。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死。

或問子路死於孔悝之難。死得是否。曰。非是。自是死得獃。出公豈可仕也。又問若仕於孔悝。則其死爲是否。曰。未問死孔悝是不是。只合下仕於衞。自不是了。況孔悝亦自是不好底人。何足仕也。子路只見得可仕於大夫。而不知輒之國非可仕之國也。問孔門弟子多仕於列國之大夫者何故。曰。他別無科闕。仕進者只有此一門。舍此則無從可仕。所以顏閔寧不仕耳。

子路死孔悝之難。未爲不是。只是他當初事孔悝時錯了到此不得其死。衞君不正。再有子貢便能疑而問之。有思量便不去事他。若子路粗率。全不信聖人說話。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不要事衞。他更說夫子之迂。若由也不得其死。聖人已見得他錯了。但不如鳴鼓攻之。責得求之深。雖有不得其死及正名之說。然終不分曉痛說與他。使之知不要事孔悝。此事不可曉。不知聖人何故不痛責之。以上語類六條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問師也過商也不及。看過與不及處。莫只是二子知見上欠工夫。曰。也不獨知見上欠。只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便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人。其疎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爲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又問參也竟以魯得之。魯却似有不及之意。然曾參雖魯。而規模志向自大。所以終能傳夫子之道。子夏合下淺狹。而不能窮究道體之大全。所以終於不及。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樸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語類

柴也愚章

吳伯英問柴也愚。因說柴嘗避難於衛。不徑不竇使

當時非有室可入。則柴必不免。此還合義否。曰。此聖人所以言其愚也。若夫子畏於匡。微服過宋。料須不如此。

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更不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眞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

曾子以魯得之。只是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土落下。多不專一。以土語類三條

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敬之問回也其庶乎屢空章

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

言賀孫因問集註云顏回言其樂道又能安貧以此意看若顏子不處貧賤困窮之地亦不害其爲樂曰顏子不處貧賤固自樂到他處貧賤只恁地更難所以聖人於此數數拈掇出來

問呂曰貨殖之學聚所聞見以度物可以屢中而不能悉中嘗記前輩一說曰自太史公班固列子貢於貨殖下與馬醫夏畦同科謂其所至諸侯莫不分庭抗禮天下後世無不指子貢爲鬻賈之事子貢孔門高弟豈有聖人之門而以賈鬻爲先乎屢

空無我者也其學則自內而求貨殖自外而入非出於己之所自得也特其才高凡接於見聞者莫不解悟比之屢空者爲有閒矣曰此說乃觀文葉公所作審是集中之語蓋呂與叔之遺意也乍看似好而道理恐不如是蓋屢空者空乏其身也貨殖則對屢空而言不能不計較者是也范氏曰顏子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天下之物豈有能動其心者此說爲得之以上語類二條

屢空只是空乏之空古人有簞瓢屢空之語是也但

言顏子數數空匱。而不改其樂耳。下文以子貢貨殖爲言。正對此相反而言。以深明顏子之賢也。若曰心空。則聖人平日之言無若此者。且數數而空。亦不勝其閒斷矣。此本何晏祖述老莊之言。諸先生蓋失不之正耳。（答潘恭叔）

問集註解回也其庶乎屢空章。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竊疑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曰。世間亦有質美而能安貧者。皆以爲知道可乎。更思之。（答趙恭父○以上文集二條）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問善人之道。曰。只是箇善人底道理。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資質至善而無惡。即可欲之謂善。他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椄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不依本子。便不能盡善。流而爲惡。但他既天資之善。故不必循途守轍。行之皆善。却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閫室。橫渠之解極好。（語類）

論篤是與章

問論篤是與章。集註云云。詳此文義。恐只是說不可以言取人。下文又言不可以貌取人。何也。曰。色莊便是兼著貌字。（答趙恭父文集）

子畏於匡章

或問回何敢死。伊川改死爲先是否。曰。伊川此話。門人傳之恐誤。其間前後有相背處。今只作死字說。其曰吾以汝爲死矣者。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有此語。顏子荅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子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以死救之也。或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語類）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問據賀孫看來。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才出門去事君。

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
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
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爲難。惟卒遇君
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今處草茅。
說這般事。似未爲切已。看史策所載。纂易之際。直
是難處。篡弑之賊。你若不從他。他便殺了你。你從
他。便不死。既是貪生惜死。何所不至。

問孔門弟子。如由求皆仕於季氏。何也。曰。只仕便是
病了。儘高底便不肯仕。如閔子曾子是也。但當時
不仕則已。仕則必出於季氏。蓋當時魯君用舍之
權。皆歸於季氏也。又問子路未易屈者。當時亦仕
於季氏。蓋他雖不能行其道。亦稍知尊敬之。曰。說
道他尊敬不得。才不當仕時。便教他尊敬。也不當
仕。次日見先生。先生又曰。夜來說尊敬話。這處認
不得。當下便作病而今說被他敬。去仕他。若是箇
賊來尊敬自家。自家還從他不從他。但看義如何
耳。

問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張

子韶解此。謂當其微有不可。則隨卽止之。無待其事之失。過之形。而後用力以止之也。曰。子韶之說不通。與上下文義不相貫。近世學者。多取此說。愛其新奇。而不察其不當於理。此甚害事。不可不知也。以上語類三條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但謂爲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況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爲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爲佞而惡之。答陳明仲○文集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讀曾皙言志一章。曰。此處正要理會。如子路說。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冉有云。可使足民。不知如何施設得便如此。曾皙意思。固是高遠。須是看他如何得

如此。若子細體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須如此看。方有意味。

再求公西赤。言皆退讓。却是見子路被哂後。計較如此說。子路是眞。此四人氣象好看。

曾點之志。夫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子。故與之。要之觀夫子不知所以裁之之語。則夫子正欲共他理會在。

或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待諸子以可用對。而曾點獨不荅所問。夫子乃許之。何也。曰。曾點意思。見得

如此。自與諸子別。看他意思。若做時。上面煞有事在。或問如何煞有事。曰。曾點見得如此時。若子路再求公西華之所爲。曾點爲之有餘。又曰。只怕曾點有莊老意思。或問曾點是實見得如此。還是偶然說著。曰。這也只是偶然說得如此。他也未到得便做莊老。只怕其流入於莊老。又問東萊說曾點只欠寬以居之。這是如何。曰。他是太寬了。却是工夫欠細密。因舉明道說康節云。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貼貼地。

問夫子令四子言志。故三子皆言用。夫子卒不取。而取無用之曾點。何也。曰。三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點氣象又大。志趣又別。極其所用。當不止此也。又曰。曾點雖是如此。於用工夫處。亦欠細密。先生令叔重讀江西嚴時亨歐陽希遜問目。皆問曾點言志一段。以爲學之與事。初非二致。學者要須涵養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之地。則無事不可爲也。先生曰。此都說得偏了。學固蓄學。然事亦豈可廢也。若都不就事上學。只要便如曾點樣快活。將來却恐狂了人去也。學者要須常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却少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底脫灑意思。若會子之學。却與曾點全然相反。往往會點這般說話。會子初間却理會不得。他但夫子說東。便去學東。說西。便去學西。說南。便去學南。說北。便去學北。到學來學去。一旦貫通。却自得意思也。

他父子之學正相反。曾子是一步一步踏著實地去

做。直到那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方是。然他到這裏。也只是唯而已。也不曾恁地差異。從此後。也只是穩穩貼貼恁地去。到臨死。尚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也依舊是戰戰兢兢。不曾恁地自在。曾晳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後自說著。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

問集註云。曾點之學。有以見乎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日用之間。皆人所共。曾點見處。莫是於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以至男女居室之類。在曾點見則莫非天理。在他人則只以濟其嗜欲。曰。固是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視聽言動。便是人所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天理。非禮而視聽言動。便是人欲。植曰。即是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否。曰。是。

曾點之志。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爲他見處大。故見得世間細小功業。皆不足以入其心。

上蔡說鳶飛魚躍。因云。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看來此一段好。當入在集註中舞雩後。

問前輩說鳶飛魚躍。與曾點浴沂一事同。不知曾點之事。何緣與子思之說同。曰。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問何以見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曰。若非見得日用之間。無非天理。只恁地空樂。也無意思。又曰。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曾點不說道欲做那事。不做那事。又曰。

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又曰。某今日見得又別。節次日問。節取先生所註一段看。不見與昨日之說異。曰。前日不曾說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無之。以上語類十一條

問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夫子既語之以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使之盡言。一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之所欲爲。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所言。皆是實事。曾點雖荅言志之問。實未

嘗言其志之所欲爲。有似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聖人與此而不與彼。何也。集註以爲味曾點之言。則見其日用之閒。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與於我。是雖堯舜事業。蓋所優爲。其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不可同年而語矣。某嘗因是而思之。爲學與爲治。本來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是學者所當理會。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要教自家身心自得無欲。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言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聖人固已深知其才所能辦。而獨不許其仁。夫仁者體無不具。用無不該。豈但止於一才一藝而已。使三子不自安於其所已能。孜孜於求仁之是務。而好之樂之。則何暇規規於事爲之末。緣他有

這箇能解。橫在肚皮裏。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國而治之。一旦夫子之問。有以觸其機。即各述所能。子路至於率爾而對。更無推遜。求赤但見子路爲夫子所哂。故其辭謙退。畢竟是急於見其所長。聖門平日所與講切自身受用處。全然掉在一偏。不知今日所存。便是後日所用。見得他將爲學爲治。分作兩截看了。所以氣象不宏。事業不能造到至極。如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夫子飯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襟懷相似。程子謂夫子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謂顏子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要知浴沂風雩。人人可爲。而未必能得其樂者。正以窮達利害。得以累其心。而不知其趣味耳。夫舉體遺用。潔身亂倫。聖門無如此事。全不可以此議曾點。蓋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爲樂而得其所也。譬

如今時士子或有不知天分初無不足游泳乎天理之中大小大快活反以窮居隱處爲未足以自樂切切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豈可謂之樂而得其所也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君子所性顏子曾點之所樂如此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物各付物與天地同量惟顏子所樂如此故夫子以

四代禮樂許之此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固優爲之也然知與不知在人用與不用在時聖賢於此乘流則行遇坎則止但未用時只知率性循理之爲樂正以此自是一統底事故也龜山謂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外邊用計用較假饒立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如子路當蒯聵之難知食焉不避其難而不知衛輒之食不可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後來所成就止於如此

正爲他不知平日率性循理。便是建功立事之本。未到無入不自得處。夫子之不與。其有以知之矣。所見如此。不背馳否。乞與訂正。曰。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已爲希遜言之矣。（答嚴時亨）

問集註中說曾點處。有樂此終身一句。不知如何。曰。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豪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註中若無此句。即此一轉語全無收拾。答他聖人問頭不著。只如禪家擎拳豎拂之意矣。（答甘吉甫○以上文集二條）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

克已復禮。如通溝渠窒塞。仁乃水流也。

克已復禮。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克已則禮自復。閑邪則誠自存。非克已外別有復禮。閑邪外別有存誠。

克已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

透漏。

克已復禮爲仁。與可以爲仁矣之爲。如謂之相似。與孝弟爲仁之本。爲仁由已之爲。不同。

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爲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已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

林安卿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處用力便得。如此得否。且更子細。次早問

看得如何。林舉註中程子所言。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爲對。曰。這箇也只是微有些如此分。若論敬。則自是徹頭徹尾要底。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瞌睡懵憧。等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

或問克已之私有三。氣稟耳目鼻口之欲。及人我。是也。不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

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又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捱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

克已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已私。固卽能復天理。不成克已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已私了。到這裏。恰好著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已爲仁。須說克已復禮爲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

亞夫問克已復禮章。曰。今人但說克已。更不說復禮。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卽是克已復禮之目也。顏子會問。夫子會答。答得來包括得盡。已字與禮字。正相對說。禮便有規矩準繩。且以坐立言之。已便是箕踞。禮便是坐如尸。已便是跛倚。禮便是立如齊。但如此看便見。又曰。克已。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已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已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釋氏之學。只是克已。更無復禮工夫。所以不中節文。便至以

君臣爲父子。父子爲君臣。一齊亂了。吾儒克己便復禮。見得工夫精細。聖人說得來。本末精粗具舉。下面四箇勿字。便是克與復工夫。皆以禮爲準也。克己復禮。便是捉得病根。對證下藥。仲弓主敬行恕。是且涵養將去。是非猶未定。涵養得到。一步又進一步。方添得許多見識。克己復禮。便剛決克除將去。

因論克己復禮。洽歎曰。爲學之艱。未有如私欲之難克也。先生曰。有奈他不何時。有與他做一片時。

呂與叔說克己。從那己物對處克。此說雖好。然不是夫子與顏子說底意。夫子說底。是說未與物對時。若與物對時方克他。却是自家已倒了幾多。所謂已只是自家心上不合理底便是。不待與物對方是。又曰。呂與叔克己銘。只說得一邊。

國秀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己復禮一句。最是言得仁之全體否。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無非言仁。若見得時。則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體底仁。但克己復禮一句。却尤親切。

孔門弟子如仁字義字之說已各自曉得文義但看荅問中不曾問道如何是仁只問如何行仁夫子荅之亦不曾說如何是仁只說道如何可以至仁如顏子之問孔子荅以克已復禮仲弓之問孔子荅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之問孔子荅以仁者其言也訒樊遲之問孔子荅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想是仁字都自解理會得但要如何做

問克已復禮卽仁乎曰克已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外別有仁也此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所以謂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若眞箇一日打併得淨潔便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不是病

一日克已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已復禮則二日天下歸仁

一日存此心則一日有此德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不是恁地略用工夫便一日自能如此須是積工夫到這裏若道是一日克已復禮天下便一向歸其仁也不得若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歸其仁

明日若不克已復禮。天下又不歸仁。

問一日克已復禮。如何使天下便能歸仁。曰。若眞能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就仲弓告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又曰。歸猶歸重之意。

問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向來徐誠叟說。此是克已工夫。積習有素。到得一日果能克已復禮。然後天下歸仁。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其力之意。問有人一日之中。克已復禮。安得天下便歸仁。曰。只爲不曾克已復禮。一日克已復禮。即便有一日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是拳拳服膺而弗失。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今日克念。即可作聖。明日罔念。即爲狂矣。曰。到顏子地位。其德已成。恐不如此。曰。顏子亦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除是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說此。

敬之問上面克已復禮。是要克盡已私。下面四勿是

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曰。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己復禮之效。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己復禮工夫處。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聽。是要在聽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言上克己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動上克己復禮。前後反復。只說這四箇字。若如公說。却是把作兩截意思看了。

問顏淵問仁。孔子對以克己復禮。顏淵請問其目。則對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看得用力只在勿字上。曰。亦須是要睹當得是禮與非禮。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纔禁止。便克去。便能復禮。又云。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若仲弓則是閉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然敬恕上。更好做工夫。

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

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才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才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

元翰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曰。不專在視上。然聽亦自不好。只緣先有視聽。便引惹得言動。所以先說視聽。後說言動。佛家所謂視聽甚無道理。且謂物雖視前。我元不曾視。與我自不相干。如此。却是將眼光逐流入鬧可也。聽亦然。天下豈有此理。坐閒舉佛書亦有克已底說話。先生曰。所以不可行者。却無復禮一段事。既克已。若不復禮。如何得。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上句是說視聽言動。皆由中出。下句是用功處。問須是識別得如何是禮。如何是非禮。曰。固是用分別得。然緊要在勿字上。不可放過。

直卿問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又曰。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聖人言語緊密如此。聖人於顏子仲弓。都是就

綱領上說。其他則是就各人身上說。

尹叔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四句。莫有優劣否。曰。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爲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內。爲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爲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爲。不可。專守於爲而不誠於思。亦不可。又曰。看文字。須是得箇骨子。諸公且道這動箴。那句是緊要。道夫云。順理則裕。莫是緊要否。曰。更連從欲則危兩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

又曰。四者惟視爲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以上語類二十七條

天下歸仁。熟考經文及程氏說。似只謂天下之人以仁歸之。與呂氏贊不同。蓋事事合理。則人莫不稱其仁。如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比。若有豪髮之私。留於胷中。則見乎外者。必有所不可揜矣。人亦必以其實而稱之。又何歸仁之有。答連嵩卿

克己之目不及思。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

者而爲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徧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答陳明仲）

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答石子重）

問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曰。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

汎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出來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流根之意。非謂內外交相養。與此章之文本不相戾。不須如此分疏也。如視聽二箴云。心兮本虛。秉彝天性。亦皆是推本而言。若其工夫則全在制之於外閑邪勿聽處。可更詳之。（答呂子約　集四條　○以上文）

仲弓問仁章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緊接著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水流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外內間纔有一人怨他。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又云。內外無怨。便是應處。如關雎之仁。則有麟趾之應。鵲巢之仁。則有騶虞之應。

問仁者甚多。只荅顏子仲弓底。說得來大。

或問推已及物之謂恕。曰。推已及物。便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工夫却在前面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是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或問未出門使民之前。更有工夫否。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著用力也。

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荅那人。則但云。公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因曰。那未出門使民時。自是當敬。不成未出門使民時不

敬。却待出門時旋旋如見大賓。使民時。旋旋如承大祭。却成甚舉止。聖人所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更不說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如今恁地說。却較淡了。

先生自唐石歸。曰。路上有人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如以刑罰加人。豈其人之所欲。便是不恕。始得。且說如何。衆人各以意對。先生曰。皆未分明。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此說方是盡。忠是盡己也。盡己而後爲恕。以刑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爲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眞心。既已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爲不理會忠而徒爲恕。其弊只是姑息。張子韶中庸有云。聖人因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即此論也。今人只爲不能盡己。故謂人亦只消如此。所以汎然亦不責人。遂至於彼此皆自恕而已。

問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曰。此以效驗言。若是主敬行恕。而在家在邦。皆不能無怨。則所謂敬恕者。未是

敬恕問恕有是有非如何都得他無怨曰此且說恕得是底未說到不是底

希遜問夫子荅顏子仲弓問仁之異曰此是各就他資質上說然持敬行恕便自能克己克己便自能持敬行恕亦不必大段分別

克己復禮是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若所以告仲弓者是教他平穩做去慢慢地消磨了譬如服藥克己者要一服便見效敬恕者漸漸服藥磨去其病也

或問克己復禮者乾道莊敬持守者坤道如何分別曰乾道奮發而有爲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之類是也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道靜重而持守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類是也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以上語類八條）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就體上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就用上說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就效處說曰此說甚好擇之疑出門使民已是用處然亦不妨蓋此兩事只是自家敬其心耳未有施爲

措置也。（答石子重　○文集）

司馬牛問仁章

宜久問仁者其言也訒。曰。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便知道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道爲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睡底相似。都不曾見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仁者之人。言自然訒。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中以操持此心。且如而今人。愛胡亂說話。輕易言語者。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

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爲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或曰。言行常相表裏。又曰。人到得少說話時。也自是心細了。）

或問顏子仲弓司馬牛問仁。雖若各不同。然克己工夫也是主敬。其言也訒。也是主敬。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人自理會。仁。譬之屋。克己。是大門。打透便入來。主敬行恕。是第二門。

言訒。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便迂迴得些。是他病在這裏。如先難後獲。亦是隨他病處說。以上語類

四條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不懼。司馬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是內省不疚。自然憂懼不來。

爲學須先尋得一箇路徑。然後可以進步。可以觀書。不然。則書自書。人自人。且如孔子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須觀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

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以上語類二條

司馬牛憂曰章

死生有命。言稟之素定。非今日所能移。富貴在天。言制之在彼。非人力所能致。答連嵩卿　○文集

問四海皆兄弟。胡氏謂意圓語滯。以其近於二本否。曰。子夏當初之意。只謂在我者敬而無失。與人又恭而有禮。如此。則四海之內。皆親愛之。何患乎無兄弟。要去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語類

子張問明章

問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曰譖是譖人不干己底事才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閒言冷語掉放那裏說教來不覺愬是切己底事方說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閒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又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贊之

或問膚受之愬切近災也若他父兄有急難其事不可緩來愬時便用周他若待我審究得實已失事了此當如何曰不然所以說明又說遠須是眼裏識箇眞僞始得若不識箇眞僞安得謂之明遠這裏自有道理見得過他眞僞却來瞞我不得譬識藥材或將假藥來賣我識得過任他說千言萬語我既見破僞了看如何說也不買此所以謂之明遠只是這些子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問政章

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

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自求生路去語類

棘子成曰章

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古注只作一句說先生作兩句說如何曰若作一句說則惜乎二字無著落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如何以文觀人曰無世間許多禮法如何辨得君子小人如老莊之徒絕滅禮法則都打箇沒理會去但子貢之言似少差別耳如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便說得好

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爲本如寧儉寧戚之意以上語類三條

哀公問於有若章

問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

濟事。語類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問主忠信徙義。曰。主忠信者。每事須要得忠信。且如一句話不忠信。便是當得沒這事了。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

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

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

主忠信。是劄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

問子張問崇德辨惑。孔子既荅之矣。末又引我行其野之詩以結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伊川言此二句。當冠之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後之傳者。因齊景公問政而誤耳。至范氏則以爲人之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此二說如何。曰。如范

氏說。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是以富言千駟。異言夷齊也。今只得如此說。以上語類三條

子張問政章

亞夫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居之無倦者。在心上說。行之以忠者。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著實。故某集註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去做也。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若是有頭無尾底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將箇無倦逼截他。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所居是自己事。要終始如一。行之以忠。是對人言之。謂應接時。恐有不誠處。子張是箇有銳氣底人。他做事初頭乘些銳氣去做。少間做到下梢。多無殺合。故告以居之無倦。又且不樸實。故告之以行之以忠。欲其盡心力也。以上語類四條

季康子患盜章

問楊氏謂欲民之不爲盜。在不欲而已。橫渠謂欲生

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自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爲政在乎足民。使無所欲而已。如横渠之說。則是孔子當面以季康子比盜矣。孔子於季康子。雖不純於爲臣。要之孔子必不面斥之如此。聖人氣象。恐不若是。如楊氏所說。只是責季康子之貪。然氣象和平。不如此之峻厲。今欲且從楊氏說如何。曰。善。語類

子張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達。曰。行得無窒礙謂之達。在家必達。在邦必達。事君則得乎君。治民則得乎民。事親則孝。事長則弟。無所不達。植錄云。如事親則得乎親。事君則得乎君之類。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正是指子張病痛處。

周問聞達之別。曰。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做底。退一步底。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

質直而好義。便有箇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

慮以下人。便又和順低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此周徧詳密。

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爲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

問質直而好義。和靖謂立志質直。如何曰。這箇莫不須說立志。質直。但只是無華僞。質是樸實。直是無偏曲。而所行又合宜。察人之言。而觀人之色。審於接物。慮以下人。只是一箇謙。如此便做得去。達是做得去。又問仁如何以顏色取。曰。此處與前說相反。只是顏色雖做仁者舉止。而所行又却不如此。此恐是就子張身上說。

色取仁而行違。這是占外面地位闊了。裏面塡不足。

問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與

鄉原如何曰却不同那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却是不作聲不作氣陰沈做罪過底人義剛言二者皆是要譽而天理都不存了曰固是如此但一箇是向前去做一箇是退來做以上語類七條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陳希眞問先事從得非崇德與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爲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爲矣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爲些小利害討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

亞夫問先難而後獲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才有一豪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才有人欲便這裏做得

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了外面他人過惡。只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才去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粗了。

問子張樊遲崇德辨惑之問。何故荅之不同。曰。子張是矜張不實底人。故夫子於崇德則告之以主忠信徙義。欲收斂著實做工夫。常人之情。好人惡人。只是好之惡之而已。未至於必欲其生。必欲其死

處。必是子張平日於喜怒之間。用心過當。故又告之以此。樊遲爲人。雖無所考。以學稼學圃及夫子荅問觀之。必是箇鄙俗粗暴底人。故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蓋鄙俗則有近利之意。粗暴則有因忿忘身之患。皆因其失而救之也。以上語類四條

樊遲問仁章

樊遲未達者。蓋愛人且是汎愛。知人則有所擇。二者相反。故疑之。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能

使枉者直便是仁。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見子夏而問之。子夏遂言之。至於不仁者遠。然後仁知之義皆備。

愛人知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所以爲聖人之言。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問友章

問忠告善道。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得。語類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八

論語九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章

問勞之。恐是以言語勸勉他。曰。如此說。不盡得為政之理。若以言語勸勉他。亦不甚要緊。亦是淺近事。聖人自不用說。亦不見得無倦底意。勞。是勤於事。勤於事時。便有倦底意。所以教他勞。東坡下行字

與事字最好。或問愛之能勿勞乎。有兩箇勞字。曰。這箇勞。是使他勞。

文振問注云。凡民之事。以身先之。則雖勞不怨。如何。曰。凡是以勞苦之事役使人。自家須一面與他做。方可率得他。如勸課農桑等事。也須是自家不憚勤勞。親履畝畝。與他勾當。方得。

問先之勞之。諸說孰長。曰。橫渠云。必身爲之倡。且不愛其勞。而又益之以不倦。此說好。又問以身爲之倡者果勞乎。曰。非是之謂也。既以身爲之倡。又更不愛其勞。而終之以無倦。此是三節事。（以上語類三條）

先之。謂以身率之。勞之。謂以恩撫之。二者苟無誠心。久必倦矣。故請益則曰無倦而已。（答程允夫文集）

仲弓爲季氏宰章

潘立之問先有司。曰。凡爲政隨其大小。各自有有司。須先責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自逐一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且如今做太守。人皆以爲不可使吏人批朱。某看來不批不得。如詞訴反覆。或經

已斷。或彼處未結絕。或見在催追。他埋頭又來下狀。這若不批出。自家如何與他判得。只是要防其弊。若既如此後。或有人詞訴。或自點檢一兩項。有批得不實。即須痛治以防其弊。

問程子謂觀仲弓與聖人便見其用心之小大。以此知樂取諸人以爲善。所以爲舜之聖。而凡事必欲出乎己者。眞成小人之私矣。曰。於此可見聖賢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闊。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固之極。則可以喪邦

矣。以上語類二條

子路曰衛君待子章

亞夫問衛君待子爲政章。曰。其初只是一箇名不正。便事事都做不得。禮樂不興。刑罰不中。便是箇大底事不成。問禮樂不興。疑在刑罰不中之後。今何故却云禮樂不興而後刑罰不中。曰。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禮樂既不興。則刑罰宜其不中。又曰。禮是有序。樂是和樂。既事不成。如何得有禮樂耶。

或問如何是事不成後。禮樂便不興。禮樂不興後。却

如何便刑罰不中。曰。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則用刑罰者。安得不顛倒錯亂。諸家說。各有所長。可會而觀之。

楊問注謂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此句未曉。曰。實。即事也。又問言與事似乎不相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被火。急討水來救。始得。却教他討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濟得事。又如人捉賊。走東去。合從東去捉。却教他走從西去。如何捉得。皆

言不順。做事不成。若就衛論之。輒子也。蒯聵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爲賊。多少不順。其何以爲國。何以臨民。事既不成。則顛沛乖亂。禮樂如何會興。刑罰如何會中。明道所謂一事苟。其餘皆苟。正謂此也。又問子路之死於衛。其義如何。曰。子路只見得下一截道理。不見上一截道理。孔悝之事。他知道是食焉不避其難。却不知食出公之食爲不義。東坡嘗論及此。問如此。是他當初仕衛便不是。曰。然。

問衞君欲名孔子爲政。而孔子欲先正名。孔子既爲之臣。復欲去出公。亦豈人情。曰。惟孔子而後可。問靈公既逐蒯聵。公子郢辭不立。衞人立輒以拒蒯聵。論理。輒合下便不當立。不待拒蒯聵而後爲不當立也。曰。固是。輒既立。蒯聵來爭必矣。

問胡氏云云。使孔子得政。則是出公用之也。如何做得此等事。曰。據事理言之。合當如此做耳。使孔子仕衞。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聽。則去之耳。

以上語類五條

樊遲請學稼章

樊遲學稼。當時須自有一種說話。如有爲神農之言許行。君民並耕之說之類。語類

誦詩三百章

亞夫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隸閭黨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脩德於己。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誦而諷詠之。如是而爲善。如

是而爲惡。吾之所以自脩於身者。如是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不會讀也。又問如何使於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語類

子謂衛公子荊章

言居室。則似是處家之意。荅李守約○文集

子適衛章

宜久說子適衛一章。先生因言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讀。然而今未論人會學。喫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選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爲大學師。却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也。語類

苟有用我章

立之說苟有用我者一章。曰。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見以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語類）

善人爲邦章

安卿問集注云。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恐善人只是使風俗醇朴。若化於善。恐是聖君之事。曰。大槩論功效是如此。其深淺在人。不必恁地粘皮著骨去說。不成說聖人便得如此。善人便不得如此。不必恁地分別。善人是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能使人與善。人自是不陷於刑辟。如文景恁地。後來海內富庶。豈不是勝殘去殺。如漢循吏。許多人才。循良也便有效。如陳太丘卓茂魯恭。只是縣令。也能如此。不成說你便不是聖人。如何做得這箇。只看他功效處。又何必較量道聖人之效是如此。善人之效是如彼。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且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善人定是未能到這田地。但是有這般見識。有這般心胷。積累做將去。亦須有

效。且如而今寬刑薄賦。民亦自能興起而不陷於刑。聖人論功效。亦是大槩如此。只思量他所以致此效處如何便了。何必較他優劣。便理會得。也無甚切已處。語類

如有王者章

或問三年有成。必世後仁。遲速不同。何也。曰。伊川曰。三年。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天下變化。風移俗易。民歸於仁。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又曰。自一身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仁。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語類

定公問一言興邦章

聖人說話。無不子細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說以德報怨。如說一言興邦。其他人便只說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便可以喪邦。只此一句便了。聖人則須是恁地子細說方休。如孟子說得便粗。如今之樂猶古之樂。太王公劉好色好貨之類。

故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粗。顏子所以未到聖人。亦只是心尚粗。語類

葉公問政章

曾問近者說遠者來。夫子答葉公之問政者。專言其效。與答季康子子夏等不同。如何。曰。此須有施爲之次第。葉公老成。必能曉解也。語類

樊遲問仁章

或問樊遲問仁一段。聖人以是告之。不知樊遲果能盡此否。曰。此段須反求諸己。方有工夫。若去樊遲身上討。則與我不相干矣。必當思之曰。居處恭乎。執事敬乎。與人忠乎。不必求諸樊遲能盡此與否也。又須思居處恭時如何。不恭時如何。執事敬時如何。不敬時如何。與人忠時如何。不忠時如何。方知須用恭敬與忠也。今人處於中國。飽食煖衣。未至於夷狄。猶且與之相忘而不知其不可棄。而況之夷狄。臨之以白刃。而能不自棄者乎。

大凡讀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著力方可。且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那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粘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此最是爲人日下急切處。切宜體之。

或問胡氏謂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何以知其然。曰。雖無明證。看得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之以恭敬忠之說。則所謂先難者。將從何下手。至於愛人。則又以發於外者言之矣。以上語類三條

子貢問士章

問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兩句似不連綴。恐是行已有恥。則足以成其身。推是心以及職分。則不辱君命。又可以成其職分之所當爲。曰。行已有恥。則不辱其身。使於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君命。文振舉程子曰。子貢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謂子貢發問節次正如此。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然這一章。却是他大段平實了。蓋渠見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是些小事。

故又問其次。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他亦未敢自信。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他要放平實去做工夫。故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却是問錯了。聖人便云。何足算也。乃是爲他截斷了也。此處更宜細看。以上語類二條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聖人不得中行而與之。必求狂狷者。以狂狷者尚可爲。若鄉原則無說矣。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

問狂狷集注云。善人胡爲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爲而爲之。知不善之不可爲而不爲。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爲之資。裁而歸之中道。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到曾子便

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漢文帝謂之善人。武帝却有狂氣象。陸子靜省試策。世謂文帝過武帝。愚謂武帝勝文帝。其論雖偏。容有此理。以上語類二條

南人有言章

問不占而已矣。曰。如只是不讀書之意。語類

君子和而不同章

立之問君子和而不同。如溫公與范蜀公議論不相下之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却如誰之類。曰。如呂吉甫王荊公是也。蓋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雖相與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已了。故有些小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語類

君子易事而難說章

問君子易事而難說。曰。君子無許多勞攘。故易事。小人便愛些便宜。人便從那罅縫去取奉他。故易說。語類

君子泰而不驕章

問君子泰而不驕。曰。泰是從容自在底意思。驕。便有私意。欺負他無。欺負他理會不得。是靠我這些子。皆驕之謂也。如漢高祖有箇粗底泰而不驕。他雖如此胡亂罵人之屬。却無許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辯。便有驕底意思。語類

剛毅木訥近仁章

問剛毅木訥近仁。剛與毅。如何分別。曰。剛。是體質堅強。如一箇硬物一般。不軟不屈。毅。却是有奮發作興底氣象。語類

近仁之說。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爲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卽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爲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像思量出仁體來。則恐無是理也。答曹晉叔○文集

子路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士一段。曰。聖人見子路有粗暴底氣象。故告之以切偲怡怡。又恐子路一向和說去

了。又告之以朋友切切偲偲。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密。

問胡氏說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如何是懇到詳勉意思。曰。古人多下聯字去形容那事。亦難大段解說。想當時人。必是曉得這般字。今人只是想像其聲音。度其意是如此耳。切切偲偲。胡氏說爲當。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苦切。而無浸灌意思。亦不可。又須著詳細相勉。方有相親之意。以上語類二條

善人教民七年章

問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晉文公自始入國。至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義以禮。僅得四年。遂能一戰而霸。此豈文公加善人一等也耶。曰。大抵霸者尚權譎。要功利。此與聖人教民不同。若聖人教民。則須是七年。

問集注先只云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以上語類二條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章

問集注云。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恐未必知。何也。曰。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爲。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且如舊日秦丞相當國。有人壁立萬仞。和宮觀也不請。此莫是世間第一等人。及秦既死。用之爲臺諫。則不過能論貪汚而已。於國家大計。亦無所建立。且如子貢問士一段。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人。莫是至好。而聖人必先之以行已有恥。不辱君命爲上。蓋孝弟之人。亦只是守得那一夫之私行。不能充其固有之良心。然須是以孝弟爲本。無那孝弟。也做不得人。有時方得恰好。須是充那固有之良心。到有恥不辱君命處。方是。語類

克伐怨欲不行章

問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大段與原憲。學者用工夫。且於此不行焉亦可。曰。須是克已。涵養以敬。於其方萌卽絕之。若但欲不行。只是遏得住。一旦決裂。大可憂。

問克伐怨欲不行。此是禁制之。未能絶去根苗也。曰。說也只是恁地說。但要見得那絶去根苗底是如何用功。這禁制底是如何用功。分別這兩般工夫是如何。

問克伐怨欲不行。何以未足爲仁。必克已復禮。乃得爲仁。曰。克已者。一似家中捉出箇賊。打殺了便沒事。若有克伐怨欲。而但禁制之使不發出來。猶關閉所謂賊者在家中。只是不放出去外頭作過。畢竟窩藏。

安卿說克伐怨欲不行。先生問曰。這箇禁止不行。與那非禮勿視聽言動底勿字。也只一般。何故那箇便是爲仁。這箇禁止却不得爲仁。必有些子異處。試說看。安卿對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底。是於天理人欲之幾。既曉然判別得了。便行從天理上去。克伐怨欲不行底。只是禁止不行這箇人欲。却不知於天理上用功。所以不同。曰。克已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絶了。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他不要出來。他那欲爲之心。未嘗忘也。且如怨箇

人。却只禁止說莫要怨他。及至此心欲動。又如此禁止。雖禁止得住。其怨之之心。則未嘗忘也。如自家飢。見匆豢在前。心中要喫。却忍得不喫。雖強忍住。然其欲喫之心未嘗忘。克已底。則和那欲喫之心。也打疊殺了。（以上語類四條）

南宮适問於孔子章

問夫子不荅南宮适之問。似有深意。曰。如何。過謂禹稷之有天下。羿奡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孔子終身爲旅人是也。亦有惡如羿奡而得其終者。盜跖老死於牖下是也。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惟夫子之聖。所以能不荅。君子之心。亦爲其所當爲。而不計其效之在彼。曰。此意思較好。（語類）

君子而不仁者章

問此章。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點白。處却當不得白也。（語類）

愛之能勿勞乎章

至之問愛之能勿勞乎。曰。愛之而弗勞。是姑息之愛也。凡人之愛。多失於姑息。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便自合令他歸去。却念他涉千里之遠。難爲使他徒來而徒去。遂不欲却他。此便是某姑息處。乃非所以爲愛也。語類

爲命章

問爲命裨諶草創之。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說道理。及戰國之談說。只是說利害。說到利害的當處。便轉。語類

或問子產章

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耳。所以爲惠人。

問管仲曰人也。范楊皆以爲盡人道。集注以爲猶云此人也。如何。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管仲也未盡得人道在。奪伯氏駢邑。正謂奪爲己有。問集注言管仲子產之才德。使二人從事於聖人之學。則才德可以兼全否。曰。若

工夫做到極處。也會兼全。以上語類二條

貧而無怨章

貧而無怨。不及於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諂者。語類

子路問成人章

或問文之以禮樂。曰。此一句最重。上面四人所長。且把做箇樸素子。惟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而去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爲亦可以爲成人。則猶未至於踐形之域也。

亞夫問子路成人章。曰。這一章最重在文之以禮樂一句上。今之成人者以下。胡氏以爲是子路之言。恐此說却是。蓋聖人不應只說向下去。且見利思義。至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三句。自是子路已了得底事。亦不應只恁地說。蓋子路以其所能而自言故胡氏以爲有終身誦之之固也。亞夫云。若如此。夫子安得無言以繼之。曰。恐是他退後說也未可知。以上語類二條

子問公叔文子章

如不言不笑不取似乎難。却小。若眞能如此。這是一

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以告者過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語類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因論威文譎正。曰。威公是較本分得些子。文公所爲事。却多有曲折處。左傳所載可見。蓋不特天王狩河陽一事而已。語類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周衰王道不振。管仲乃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功被

當時。澤流後世。誰得如他之仁。如其仁。夫子許其有仁之事功也。

亞夫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戰國以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一旦出來平定天下。至文景時。幾致刑措。自東漢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於隋。雖曰統一。然煬帝繼之。殘虐尤甚。太宗一旦掃除。以致正觀之治。此二君者。豈非是仁者之功耶。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這箇功

業。然謂之非仁者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猶是也。才仲問南軒解子路子貢問管仲。疑其未仁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此說如何。先生良久曰。此說却當。問如夫子稱管仲如其仁也。是從假字上說來否。曰。他只是言其有仁之功。未說到那假字上在。且如孺子入井。有一人取得出來。人且稱其仁。亦未說到那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道夫問如此說。則如字如何解。曰。此直深許其有仁耳。人多說是許其

似仁而非仁。以文勢觀之。恐不恁地。只是許其仁耳。（以上語類四條）

子貢曰管仲非仁章

管仲不死子糾。聖人無說。見得不當死。後又有功可稱。不是後功可以償前不死之罪也。伊川有此意。亦恐看得不曾子細。魏鄭公則是前仕建成矣。不當更仕太宗。後却有功。溫公論嵇紹王裒。謂紹後有死節之功。須還前不是。後既策名委質。只得死。也不可以後功掩前過。王魏二公。謂功可以補過

猶可。管仲則前無過而後有功也。語類

陳成子弒簡公章

問陳成子弒簡公章云。三子有無君之心。夫子所以警之。曰。須先看得聖人本意。夫子初告時。眞箇是欲討成子。未有此意。後人自流泝源。知聖人之言。可以警三子無君之心。非是聖人託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心術。不如此枉曲。語類

子路問事君章

問子路問事君。范氏謂犯非子路所難。而以不欺爲難。夫子路最勇於義者。而何難於不欺哉。特其燭理不盡。而好強其所不知以爲知。是以陷於欺耳。曰。以使門人爲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答吳伯豐○文集

君子上達章

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日沈淪似一日。語類

古之學者爲己章

立之問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曰。此只是初

問用心分豪之差耳。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耳。下達者。只因這分豪有差。便一日昏蔽似一日。如人入爛泥中行相似。只見一步深似一步。便渾身陷沒。不能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也。

問伊川云。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後又云。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兩說不同。何也。曰。此兩段意思自別。前段是低底爲人。後段是好底爲人。前爲人。只是欲見知於人而已。後爲人。却是眞箇要爲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已上做得工夫。非唯是爲那人不得。末後和已也喪了。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方人章

夫我則不暇。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語類

不逆詐章

才仲問南軒解不逆詐一段。引孔注先覺人情者。是能爲賢乎。此說如何。曰。不然。人有詐不信。吾之明

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不可。周子曰。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爲明。皆至暗也。

問不逆詐章。曰。雖是不逆詐。不億不信。然也須要你能先覺。方是賢。蓋逆詐億不信。是才見那人。便逆度之。先覺。却是他詐與不信底情態。已露見了。自家這裏便要先覺。若是在自家面前詐與不信。却都不覺時。自家却在這裏做什麽。理會甚事。便是昏昧呆底相似。此章固是要人不得先去逆度。亦是要人自著些精采看。方得。又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曰。此說大了。與本文不相干。如待誠而後明。其爲覺也後矣。蓋此章。人於日用間。便要如此。以上語類二條

驥不稱其力章

問驥不稱其力一章。謂有德者必有才。有才者不必有德。後世分才德爲二者。恐失之。曰。世固有有才而無德者。亦有有德而短於才者。夫子亦自以德

與力分言矣。語類

以德報怨章

以直報怨。則無怨矣。以德報怨。亦是私。問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曰聖人荅得極好。以德報怨。怨乃過德。以怨報德。豈是人情。以直報怨。則於彼合爲則爲。是無怨也。與孟子三反及不校同。禮記云。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言如此亦是寬身。終不是中道。可學問禮記注改仁作人。曰。亦不必改。通老問在官遇故舊有公事。如何。曰。亦權其輕重。只

看此心。其事小。亦可周旋。若事大。只且依公。某問蘇章夜與故人飲。明日按之。此莫太不是。曰。此是甚人。只是以故人爲貨。

問以德報怨章。注謂旨意曲折反覆。微妙無窮。何也。曰。以德報怨。本老氏語。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呂申公爲相。會與賈種民有怨。却與之郡職。可謂以德報怨。厚於此人矣。然那裏人多少被其害。賈素無行。元豐中在大理。爲蔡確鷹犬。申公亦被誣搆。及公爲相

而賈得罪。公復爲請知通利軍。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耶。則引之薦之。果不肖耶。則棄之絶之。是蓋未嘗有怨矣。老氏之言死定了。孔子之言意思活。移來移去都得。設若不肖者後能改而賢。則吾又引薦之矣。以上生語類三條

莫我知也夫章

問不怨天。不尤人。此二句體之於身。覺見不尤人易。不怨天難。何以能不怨天。曰。此是就二句上生出意看了。且未論恁地。且先看孔子此段本意。理會得本意便了。此段最難看。若須要解如何是不怨天如何是不尤人。如何是下學。如何是上達。便粘滯了。天又無心無腸。如何知得孔子須是看得脫灑始得。此段只渾淪一意。蓋孔子當初歎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爲莫知子。夫子所荅辭只是解何爲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與衆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

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著。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耳。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久之又曰。聖人直是如此瀟灑。正如久病得汗。引箭在手。忽然破的也。

所謂下學人事者。又不異常人而無所得知。至上達天理處。而人又不能知。以此兩頭蹉過了。故人終不知。獨有箇天理與聖人相契耳。彼天畢竟知之。問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知。恐是與天契合。不是眞有箇知覺否。先生曰。又似知覺。又不似知覺。這裏也難說。不怨天不尤人。聖人都不與已相干。聖人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下學是立脚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得後來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下學者下學此事。上達者上達此理。問聖人亦有下學如何。曰。聖人雖是生知。亦何嘗不學。如入太廟。每事問。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便是學也。

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

思。

問知我者其天乎。只是孔子自知否。曰。固然。只是這一箇道理。

問莫我知也夫。與予欲無言二段。子貢皆不能復問。想是不曉聖人之意。曰。非是不曉聖人語意。只是無默契合處。不曾有默地省悟。觸動他那意思處。若有所默契。須發露出來。不但已也。（以上語類六條）

賢者辟世章

問賢者辟世一章。曰。凡古之隱者。非可以一律看。有

可以其時之所遇而觀之者。有可以其才德之高下而觀之者。若長沮桀溺之徒。似有長往而不返之意。然設使天下有道而出。計亦無甚施設。只是獨善其身。如老莊之徒而已。大抵天下有道而見。不必待其十分太平。然後出來。天下無道而隱。亦不必待其十分大亂。然後隱去。天下有道。譬如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爲之用。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

作可也。語類

子擊磬於衛章

問荷蕢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曰。他那箇人煞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者耳。因說泉州醫僧妙智大師。後來都不切脈。只見其人。便知得他有甚病。又後來雖不見其人。只教人來說。因其說便自知得。此如他心通相似。蓋其精誠篤至。所以能知。又問硜硜乎。是指磬聲而言否。曰。大約是如此。語類

子路問君子章

陳仲卿問脩己以敬。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

或問脩己如何能安人。曰。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脩己。看一家人安不安。

惟上下一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興起之。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僞。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此

出。這是自誠而明。

問體信達順。曰。信。只是實理。順。只是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是致和底意思。

楊至之問如何程氏說到事天享帝了。方說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曰。如此問。乃見公全然不用工夫。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爲聰。亂色詭悅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爲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以上

語類五條

原壤夷俟章

問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近於太過。曰。這裏說得却差。如原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俟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正淳之說。則是不要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語類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章

周問固窮有二義。不知孰長。曰。固守其窮。古人多如此說。但以上文觀之。則恐聖人一時荅問之辭。未遽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聖人荅之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耳。以固字荅上面有字。文勢乃相應。語類

子曰賜也章

孔子告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蓋恐子貢只以已爲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之理。後人不會其意。遂以爲孔子只是一貫。元不用多學。若不是多學。却貫箇甚底。且如錢貫謂之貫。須是有錢。方貫得。若無錢。却貫箇甚。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若不是許大精神。亦吞不得許多。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

問子貢一貫章。曰。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是聖人之所以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有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

以貫之。然只是一以貫之。而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以上語類二條）

子張問行章

問行篤敬。曰。篤者。有重厚深沈之意。敬而不篤。則恐有拘迫之患。

忠信篤敬。立則見其參前。在輿則見其倚衡。如此念念不忘。伊川謂只此是學。（以上語類二條）

敬夫云。參前倚衡。使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愚意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若不責之於言行之實。而徒曰存其理而不舍。亦何益哉。（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直哉史魚章

正淳問直哉史魚。君子哉蘧伯玉。諸儒以爲史魚不及蘧伯玉。如何。曰。試將兩人對換說看如何。直固是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蘧伯玉之君子。（語類）

志士仁人章

或問仁。曰。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須知道求生害仁時。雖以

無道得生。却是抉破了我箇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

余正叔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

問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一章。思之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卽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以上

子貢問爲仁章

問子貢問爲仁。何以荅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曰。也是箇入德之方。又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爲親切。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語類

顏子子貢俱以仁爲問。而夫子告之有若不同者。此固嘗思之。而非如足下之說也。爲仁由已。此論爲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既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

求諸己則師友者自師友耳我何有焉以此意推之則二說者初不異也。答柯國材

○文集

顏淵問爲邦章

亞夫問顏淵問爲邦曰顏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遷謂渠作漢高祖贊黃屋左纛朝以十月是他惜高祖之不能行夏之時乘殷之輅謂他見識直到這裏與孔子答顏淵之意同某謂漢高祖若行夏之時乘商之輅也只做得漢高祖却如何及得

顏子顏子平日是多少工夫今却道漢高祖只欠這一節是都不論其本矣

恭父問顏淵問爲邦此事甚大不知使其得邦家時與聖人如何曰終勝得孟子但不及孔子些問莫有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底意思否曰亦須漸有這意思又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是孔子自承當處否曰固是惟是孔子便做得他人無這本領當不得且如四代之禮樂唯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哉所謂行夏時乘商輅

服周冕。舞韶舞。亦言其大略耳。

正卿問顏子涵養之功多。曾子省察之功多。曰。固不可如此說。然顏子資稟極聰明。凡事涵養得來都易。如聞一知十。如於吾言無所不說。如亦足以發。如問爲邦。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是他大段了得。看問爲邦。而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當博我以文之時。都理會得。

暘問顏淵問爲邦章。程子謂發此以爲之兆。曰。兆。猶言準則也。非謂爲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略說四件事。做一箇準則。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耳。

以上語類四條

放鄭聲。遠佞人。敬夫云。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愚謂此是聖人立法垂世之言。似不必如此說。然禹以丹朱戒舜。舜以子違汝弼責其臣。便說聖人必戒乎此。亦何害乎。

與張敬夫論語說○文集

躬自厚章

問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自責厚。莫是周備篤切意思否。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語類

不曰如之何章

林問不曰如之何。曰。只是要再三反復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奈何。語類

君子義以爲質章

問君子義以爲質一章。曰。義以爲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然讓之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做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

至之問明道謂君子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曰。只是一箇義。義以爲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來。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以上語類二條

君子矜而不爭章

問矜而不爭。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或問不矜細行。與矜而不爭之矜如何。曰。相似。是箇珍惜持守之意。（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章

恕可以終身行之。是行之無窮盡。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此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恕時忠在裏面了。（語類）

吾之於人也章

問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曰。毀者。那人本未有十分惡。自家將做十分說他。便是毀。若是只據他之惡而稱之。則不可謂之毀。譬如一物本完全。自家打破了。便是毀。若是那物元來破了。則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奬得來過當。其有所試矣。那人雖未有十分善。自家却遂知得他將來如此。毀人則不可如此也。

伯豐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緊要在所以字上。民是指今日之民。卽三代之民。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

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毀。雖稱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因讀班固作景帝贊。引此數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網密文峻。故姦軌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政得之。（以上語類二條）

誰毀誰譽。敬夫云。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此說未盡。愚謂毀者。惡未至此而深詆之也。譽者。善未至此而驟稱之也。非但語其已然之善惡而已。○又曰。誰毀誰譽。謂吾於人無毀譽之意也。愚謂聖人之心。仁恕公平。實無毀譽。非但無其意而已。○又曰。有所譽。必有所試。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此亦未盡。試。猶驗也。聖人或時有所譽者。雖其人善未至此。然必嘗有以驗之而知其將至是矣。蓋聖人善善之速。惡惡之緩。而於其速也。亦無所苟焉。○又曰。可毀可譽在彼。又曰。不云有所毀。聖人樂與人爲善也。必有所試而後譽。則其於毀亦可知矣。愚

謂若如此說。則是聖人固常有毀。但於此著其有譽而匿其有毀以取忠厚之名也。而可乎。毀。破壞也。如器物之未敗而故破壞之。聖人豈有是乎。與張敬夫論語說已論語說

誰毀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思。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有下落。疑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此。文義殊不分明。却是班固景贊。引得有意思。注中說得亦好。大抵聖人之意。正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言譽而不及毀之意。來諭亦善。但毀譽兩字。更須細看。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試亦知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聖人之心。欲人之善。故但有所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亦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全不別白是非。但有先褒

之善。而無豫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蒼呂伯恭○以上文集二條

巧言亂德章

問小不忍則亂大謀。曰。忍字有兩說。只是一意。有忍乃有濟。王介甫解作強忍之忍。前輩解作慈忍之忍。某謂忍。是含忍不發之意。如婦人之仁。是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是不能忍其忿。二者只是一意。語類

人能弘道章

問人能弘道。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古今所共底道理。須是知知仁守勇決繼。又曰。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沒人管。語類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眞箇。惟橫渠知

得此意。嘗言孔子終喫辛苦來。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某注
云。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
去做底。學。是依這本子去做。便要小著心。隨順箇
事理去做。而今人都是硬去做。要必得。所以更做
不成。須是軟著心。貼就他去做。孟子所謂以意逆
志極好。逆。是推迎他底意思。
問注云。遜志而自得。如何是遜志。曰。遜志。是卑遜其
志。放退一著。寬廣以求之。不戚戚地迫窄。便要一

思而必得。以上語類三條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問君子謀道不謀食。曰。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
以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錯
認此意。却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
所以爲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
學固不爲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
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
如先難後獲。正義不謀利。睹當不到那裏。

因言近來稍信得命及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觀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耳曰此一段不專爲有命蓋專爲學者當謀道而設只說一句則似緩而不切故又反覆推明以至憂道不憂貧而止且君子之所急當先義語義則命在其中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此只說義若不恤義唯命是恃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鍾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義有可取如爲養親於義合取而有不得則當歸之命耳如澤无水困則不可以有爲只得致命遂志然後付之命可也（以上語類三條）

知及之章

問知及之仁能守之曰此是說講學莊以涖之以後說爲政

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涖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與所謂敖惰而辟之類到仁處大本已好但小節略略有些未善如一箇好物只是安頓得略傾側少正之則好矣不大故費力

也。

問知及之一章。曰。莊以涖之。是自家去臨民。動之不以禮。這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又問是使他做事。要他做得來合節拍否。曰。然。又問是合禮底事。便以使之。不合禮底事。便不以使之。曰。然。看那動之字。便是指那民說。使他向善。便是以禮。不使他向善。便是不以禮。如古所謂蒐苗獮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是使他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

或問此章。曰。此一章。當以仁爲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涖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者。得之矣。以上語類

四條

一、君子不可小知章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耳。答許順之　○文集

當仁不讓於師章

子善問直卿云。當仁。只似適當爲仁之事。集注似以當爲擔當之意。曰。如公說當字。謂値爲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値處煞多。所以覺得做任字說是。恐這一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可做底事。語類

君子貞而不諒章

亞夫問貞而不諒。曰。貞者。正而固也。蓋見得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爲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心也。語類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九

論語十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章

問集注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從孟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地。曰。七百里。是禮記如此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如左傳也有一同之說。某每常疑此處。若是百里。無此閒龍溪漳浦縣地。

又如何做得侯國。如何又容得顓臾在其中。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然此處亦難考究。只得且依禮記恁地說。語類

益者三樂章

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淺。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是有益。

味道問損者三樂。曰。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酖毒是也。以上語類二條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問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莫是未見事實否。曰。未見顏色。是不能察言觀色。曰。如此則顏色是指所與言者。曰。向時范某每奏事。未嘗看著聖容。時某人爲宰相。云此公必不久居此。未幾果以言不行而去。人或問之。云若看聖容。安能自盡其言。自是說得好。但某思之不如此。對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是如何。或有至誠傾聽之意。或不得已。貌爲許可。自家這裏。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方。不可汎然言之。使汎然受之而已。固是有一般小人。伺

候人主顏色。迎合趨湊。此自是大不好。但君子之察言觀色。用心自不同耳。若論對人主。要商量天下事。如何不看著顏色。只恁地說將去便了。語類

君子有三戒章

或問君子三戒。曰。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爲血氣所役也。因論血氣移人。曰。疾病亦能移人。呂伯恭因病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有見。遂一意向這下來。

問注引范氏說血氣志氣之辨。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

問君子有三戒章。謝曰。簞食豆羹。嘑爾而與之。有所不就。蹴爾而與之。有所不屑。此非義心勝。血氣壯故也。恐是義心之勝。非血氣之壯。謝又曰。萬鍾與不得則死違矣。有不辨禮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恐是不辨禮義則受。奚必血氣之衰。曰。謝說只是傷急。闕三數字。當云。此非特義心自勝。亦血氣之壯故也。蓋血氣助得義心起來。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爲血氣而言。又問

謝氏以血氣爲氣質。曰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但只是以道義充養起來。及養得浩然。却又能配助義與道也。以上語類三條

君子有三畏章

畏天命三字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恁地。方得。

問大人。是指有位者言之否。曰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齒有德者。皆謂之大人。問此三句要緊都在畏天命上。曰然。纔畏天命。自是於大人聖言皆畏之。問固是當先畏天命。但要緊又須是知得天命。天命卽是天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此小人所以無忌憚。曰要緊全在知上。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問知有淺深。大抵纔知些道理。到得做事有少差錯。心也便惕然。這便見得不容於不畏。曰知固有淺深。然就他淺深中。各自有天然不容已者。且如一件事。是合如此。是不合如此。本自分曉。到臨事。又却不如此。道如此也不

妨。如此也無害。又自做將去。這箇是雖知之而不能行。然亦是知之未盡。知之未至。所以如此。以上語類

二條

君子有九思章

或問君子有九思。曰。公且道色與貌。可以要得他溫。要得他恭。若是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曰。這只是意誠了。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都沒些事了。便是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各家有箇道理。況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

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更反復就心上看。方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見聖人教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如公所說意誠。便都無事。今有人自道心正了。外面任其箕踞無禮。是得不得。亦有人心下已自近正。外面視聽舉止。自大段有病痛。公道如何視會明聽會聰。也只是就視聽上理會。視這惟明。聽德惟聰。如有一件可喜底物

事在眼前。便要看他。這便被他蔽了。到這時節。須便知得有箇義理。在所可喜。此物在所不當視。這便是見得道理。便是見得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言。與夫諂諛甘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須是將耳常常聽著。那許多不好說話。須莫教他入耳。故曰。聽德惟聰。（語類）

見善如不及章

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宜否。曰。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為。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為而已。行所當為以達其所求之志。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其志。及幡然而起。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蜚卿曰。如漆雕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曰。所謂未能信者。但以求其志。未說行義以達其道。（語類）

問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集注謂伊尹太公之流可當之是也顏子所造所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早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曰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然也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更俟詳之　荅潘恭叔　○文集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章

或問陽貨瞰亡以饋孔子孔子瞰亡而往拜之陽貨之瞰亡此不足責如孔子亦瞰亡而往則不幾於不誠乎曰非不誠也據道理合當如此彼人瞰亡來我亦瞰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

亞夫問揚子雲謂孔子於陽貨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不知渠何以見聖人爲詘身處曰陽貨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近於詘身却不知聖

人是理合去見他。不爲詘矣。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荅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也。（以上語類二條）

性相近章

問此章曰。此所謂性。亦指氣質之性而言。性習遠近。與上智下愚本是一章。子曰二字。衍文也。蓋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爲一日之善人。夫豈有終不可移之理。當從伊川之說。所謂雖強戾如商辛之人。亦有可移之理。是也。

問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中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又有移得者。如何。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既是聖人。決不到得作狂。此只是言其人不可不學。

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

問集注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

如今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之不可爲桀紂。桀紂之不可使爲堯舜。夫子說底只如此。伊川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爲同。（以上語類四條）

子之武城章

問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曰。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乾稱父坤稱母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語類）

公山弗擾章

夫子曰。吾其爲東周乎。興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東周。然苟有用我者。亦視天命如何爾。聖人胷中。自有處置。非可執定本以議之也。

問諸家皆言不爲東周。集注却言興周道於東方。何如。曰。這是古注如此說。其字乎字。只是閒字。只是有用我者。我便也要做些小事。如釋氏言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相似。那處是有不爲東周底意。這與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乎辭語。一般。亦何必要如此翻轉。文字須寬看。子細翫味。方見得聖人語言。

如小人之中庸。分明這一句是解上文。人見他偶然脫一箇反字。便恁地硬說去。小人中庸。做小人自為中庸。下面文勢且直解兩句。未有那自以為中庸底意。亦何必恁地翻轉。

問公山弗擾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他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亦如何能興得周道。曰。便是理會不得。良久却曰。聖人自不可測。且是時。名分亦未定。若謂公山弗擾既為季氏臣。不當畔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令其臣順季氏而已。

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問如此。則必大有所更張否。曰。聖人做時。須驚天動地。然卒於不往者。亦料其做不得爾。以類三條

子張問仁章

問恭寬信惠。固是求仁之方。但敏字。於求仁工夫似不甚親切。莫是人之為事。才悠悠。則此心便閒斷之時多。亦易得走失。若能勤敏去做。便此心不至閒斷。走失之時少。故敏亦為求仁之一。是如此否。曰。不止是悠悠。蓋不敏於事。則便有怠忽之意。才

怠忽。便心不存而閒斷多。便是不仁也。語類

佛肹召章

問公山佛肹之召。諸家之說善矣。愚必以楊氏解佛肹章爲得其要。蓋公山之召。而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而子路之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肹之召。又舉其所聞以爲問。其所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爲法。庶乎不失其親。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邯鄲之患也。曰。得之。答劉韜仲

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今俗猶言無口匏。亦此類。答劉韜仲○以上文集二條

子曰由也章

楊問好信不好學。何故便到賊害於物處。曰。聖人此等語。多有相類。如恭而無禮則勞處一般。此皆是就子路失處正之。昔劉大諫從溫公學。溫公教之誠。謂自不妄語始。劉公篤守其說。及調洛州司法時。運使吳守禮至州。欲按一司戶贓。以問劉公。公對以不知。吳遂去。而公常心自不足。謂此人實有

贓。而我不以誠告。其違溫公敎乎。後因讀揚子避礙通諸理。始悟那處有礙。合避以通之。若只好信不好學。固守不妄語之說。直說那人有贓。其人因此得罪。豈不是傷害於物。

問集注云。剛者勇之體。勇者剛之發。曰。春秋傳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則勇者發見於外者也。（以上語類二條）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問詩如何可以興。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語類）

子謂伯魚章

問爲周南召南。曰。爲字。如固哉高叟之爲詩之爲。只是謂講論爾。橫渠所謂近試令家人爲周南召南之事。不知其如何地爲。

問正牆面而立。曰。脩身齊家。自家最近底事。不待出門。便有這事。去這箇上理會不得。便似那當牆立時。眼既無所見。要動也行不去。

問先生解正牆面而立。曰。言卽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人若不知脩身齊家。則自然

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也。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家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又況其遠者乎。問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否。曰。然。（以上語類三條）

子謂伯魚。敬夫云。爲者。躬行其實也。愚謂諸先生多如此說。意極親切。但尋文義。恐不然耳。爲只是誦讀講貫。牆面。只是無所見。書所謂不學牆面。亦未說到不躬行則行不得處也。（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色厲內荏章

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爲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語類）

鄉原德之賊章

或問鄉原引荀子原慤之說。何也。曰。鄉原無甚見識。其所謂愿。亦未必眞愿。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

敬之問鄉原德之賊。曰。鄉原者。爲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眞鄉原也。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爲世宗一死耳。如范質之徒。却最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本朝忠義之風。却是自范文正公作

成起來也。

問鄉原一章。曰。此章賊字棄字。說得重而有力。蓋鄉原只知偷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聽塗說者。纔聽來便說了。更不能蓄。既不能有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以上語類三條）

古者民有三疾章

問古之矜也廉。曰。廉是側邊廉隅。這則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爲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

下分去。（語類）

問今之愚者詐而已矣。智則能詐。愚者本無智巧也。何故能詐。曰。如狂不直侗不愿之類。（答劉韜仲文集）○

惡紫之奪朱章

問紫之奪朱。曰。不但是易於惑人。蓋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勝。那正底物事。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變得紫也。紫本亦不是易惑人底。只爲他力勢大了。便易得勝。又如孔子云。惡莠之亂苗。莠又安能惑人。但其力勢易盛。故苗不能

勝之耳。且一邦一家。力勢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患。此豈不可畏哉。（語類）

予欲無言章

問予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語類）

問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爲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百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未知是否。曰。有此意。（答劉韜仲）

問予欲無言。蓋夫子以子貢專求之於言語之間。告之此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於踐履事爲之實也。程子所論孔子之道如日星一段。雖引無言之文。然其大意。却似說無隱之義。至其言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夫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予欲無言。何也。或曰。予欲無言一章。

實兼無隱乎爾之義。蓋四時行。百物生。所謂無隱也。程子之說。蓋推明夫子啓發子貢之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爲之實者。未知是否。曰。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甚好。更熟翫之。當自得分明也。答劉韜仲○以上文集二條

孺悲欲見孔子章

先生云。南康一士人云。聖賢亦有不誠處。如取瑟而歌。出弔東郭之類。說誠不如只說中。某應之曰。誠而中。君子而時中。不誠而中。小人之無忌憚。語類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亞夫問宰我問短喪處。曰。此處聖人責之至嚴。所謂予之不仁者。便謂他之良心已死了也。前輩多以他無隱於聖人而取之。蓋無隱於聖人。固是他好處。然却不可以此而掩其不仁之罪也。

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以上語類二條

飽食終日章

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心體本是運動不息。

若頃刻間無所用之。則邪僻之念便生。聖人以爲難矣哉。言其至危而難安也。曰。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語類

君子尚勇乎章

子路之勇。夫子屢箴誨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勇於義。知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見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孔悝一事。却是見不到。蓋不以出公之立爲非。觀其謂正名爲迂。斯可見矣。語類

君子亦有惡乎章

問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勇與果敢。如何分。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爲。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爲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爲。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語類

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

者惡之之謂也。（答劉韜仲　○文集）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問或去或奴或諫不同。如何同歸於仁。曰。三子皆詣其至理故謂之仁。如箕子亦是諫。諫至於極。有所不行。故若此也。

問三仁之事。必不可偏廢否。曰。也不必如此看。只是微子是商之元子。商亡在旦暮。必著去之以存宗祀。若箕子比干。則自當諫。其死與奴特適然耳。又問當時若只有微子一人。當如何。曰。亦自著去。

問三仁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公。若箕子不死而爲之奴。何以見惻怛之心。曰。箕子與比干心只一般。箕子也嘗諫紂。偶不逢紂大怒不殺他。也不是要爲奴。只被紂囚繫在此。因佯狂爲奴。然亦不須必死於事。蓋比干既死。若更死諫也無益。適足長紂殺諫臣之罪。故因得佯狂。然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則索性死。他在半上半下處最是難。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

能正其志。外雖佯狂。而心却守得定。以上語類三條

柳下惠爲士師章

問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然亦便有箇不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孔子之事。則知柳下惠之事。亦未得爲中道。曰。也是如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道。然歸潔其身則有餘矣。問或遠或近。是相去之遠近否。曰。不然。謂其去人有遠近。若伯夷。則直是去人遠矣。語類

問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爲辱也。此其所以爲和而介與。若徒知其不去之爲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爲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曰。得之。答劉韜仲　○文集

齊景公待孔子章

晏問齊景公待孔子。雖欲以季孟之間。乃以虛禮待之。非舉國以聽孔子。故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遂行。如齊王欲以孟子爲矜式。亦是虛禮。非舉國以聽孟子。曰。固是。語類

楚狂接輿章

問接輿歌而過孔子。蓋欲以諷切孔子。孔子欲與之言。則趨而避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固將有以發之。而二人不荅所問。傲然有非笑孔子之意。至於荷蓧丈人。知子路之賢。則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願見矣。數子者。若謂其無德而隱。則佯狂耕耘以避亂世。澹然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隱。則危邦濁世。道既不行。亦未見其必可以仕也。特其道。止於歸潔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知所謂無可者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其規模氣象。不若聖人之正大。若以素隱行怪視之。愚意未知是否。曰。無道而隱。

如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佯狂。則行怪矣。沮溺荷蓧。亦非中行之士也。荅劉韜仲○文集

子路從而後章

問不仕無義。曰。仕則可以行其義。不仕則無以行其義。便無這君臣之義了。又問下文所謂君臣之義。卽是這義否。曰。然。

問集注云。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末云。亦非忘義徇祿也。此義字似有兩意。曰。如何是有兩意。只是一意。纔說義。便是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卽此是義。非但只說要出仕爲義。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唯是出仕方見得。不仕無義。纔說不仕。便都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得靈公問陳。明日遂行。景公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無一而非義。以上語類二條

周公謂魯公章

不施其親。敬夫引尹氏。愚謂尹氏固佳。然不知施字作如何解。若如謝氏。雖亦引無失其親爲解。然却

訓施爲施報之施。則誤矣。此等處須說破令明白也。陸德明釋文。本作弛字。音詩紙反。是唐初本猶不作施字也。呂與叔亦讀爲弛。而不引釋文。未必其考於此。蓋偶合耳。今當從此音讀。（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文集）

子張第十九

執德不弘章

舜功問執德不弘。曰。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問子張以爲焉能爲有。焉能爲亡。世間莫更有不好人。曰。渠德亦自執。道亦自信。只是不弘不篤。不足倚靠耳。通老云。亦有人將此二句於道德上說。曰。不然。先儒說弘字多只說一偏。

信道篤。如何得他信得篤。須是你自去理會始得。而今人固有與他說。信不篤者。須要你自信始得。

魏才仲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曰。此須著下兩句。此

兩句。似若相反。蓋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著下兩句。弘篤。猶言弘毅相似。以上語類三條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汎交而不擇。取禍之道。故子張之言汎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爾。和靖非以子張爲不擇也。語類

雖小道必有可觀章

小道不是異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農圃醫卜百工之類。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若異端則是邪道。雖至近亦行不得。語類

日知其所亡章

問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曰。知其所亡。便是一日之間。知得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長遠後。也記得在這裏。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若不眞在此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

周問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溫故否。曰。此章與溫故知

新意却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新知而帶得溫故。

問月無忘其所能。積累多。則如何溫習。曰。也須漸漸溫習。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顏子只著得一件事。節問既恁地却如何。曰。且思量。（以上語類三條）

博學而篤志章

元昭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曰。只是爲學工夫。反求之已。必如克已復禮。乃正言爲仁。論語言在其中。只是言其可至耳。明道云。學要鞭辟近裏。

楊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就這裏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做那一件事。知得亦是恁地。如識得這燈有許多光。便因這燈推將去。識得那燭亦恁地光。如升階。升第一級了。便因這一級進到

第二級。又因第三級進到四級。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會近。若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闊了便費力。只管見難。只管見遠。

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等。便是次序。

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地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反看這裏。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底死漢了。那得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只在這坎窠裏不放了。仁便在其中。橫渠云。讀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以上語類四條

百工居肆章

問集注所引二說。云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曰。前說蓋謂居肆。方能做得事成。不居肆。則做事不成。君子

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閒坐打鬨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說得一邊。故必相須而其義始備也。語類

大德不踰閑章

問大德小德。曰。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大節既定。小節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爲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

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廣之。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如何。曰。恁地推廣。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麼出入。隨他們說。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却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爲。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子夏之意。只爲大節既是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可也。以上王語類二條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

古人初學。只是教他洒掃應對進退而已。未便說到天理處。子夏之教門人專以此。子游便要插一本在裏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是要他行矣而著。習矣而察。自理會得。須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然後從而振德之。今教小兒若不匡不直不輔不翼。便要振德。只是撮那尖利底教人。非教人之法。

問有始有卒。乃竭兩端之教否。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

問子夏之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章。曰。某少時都看不出。將謂無本末。無大小。雖如此看。又自疑文義不是如此。後來在同安作簿時。因睡不著。忽然思得。乃知却是有本末小大。然不得明道說君子

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聖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了。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聖人則不待如此做也。

齊卿問程子云云。故君子只在謹獨。何也。曰。事有小大。理却無小大。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問大事小事。精粗巨細。盡用照管。盡用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既是合用做底事。便用做去。又不可說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洒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都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所以明道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或云。洒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曰。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問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兩段。曰。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洒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

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

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所處而皆不可不盡。謝氏所謂不著此心如何做得者。失之矣。（以上語類六條）

子夏言我非以洒掃應對爲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爲後而倦教。但道理自有大小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唯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耳。二先生之說。亦是如此。但學者不察。一例大言。無本末精粗之辨。反使此段意指。都無歸宿。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耳。蓋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不可闕。其序不可紊也。（答程允夫）

子夏之門人小子。敬夫曰。君子之道。孰爲當先而可傳云云。愚詳本文之意。正謂君子之道。本末一致。豈有以爲先而傳之。豈有以爲後而倦教者。但學

者地位。高下不同。如草木之大小。自有區別。故其爲教。不得不殊耳。初無大小雖分而生意皆足。本末雖殊而道無不存之意也。焉可誣也。蘇氏得之。有始有卒。尹氏得之。此章文義。如此而已。但近年以來。爲諸先生發明本末一致之理。而不甚解其文義。固失其指歸。然考之程書。明道嘗言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此解最爲得之。然以其言緩而無奇。故讀者忽之而

不深考耳。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以上文集二條

仕而優則學章

問仕而優則學。曰。此爲世族子弟而設。有少年而仕者。元不曾大故學。故職事之暇可以學。學而優則仕。無可說者。語類

問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洵竊謂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而不學。如原伯魯之不

說學是也。學優而不仕。如荷蓧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爲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曰。此說亦佳。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答程允夫）

學仕是兩事。然却有互相發處。（答何叔京。○以上文集二條）

問孟莊子何以謂之孝章

孟莊子之孝。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爲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爲難能。（語類）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章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但謂周之先王所以制作傳

世者。當孔子時未盡亡耳。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亦是子貢眞實語。如孔子雖是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但其爲學。與他人不同。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之所以爲生知也。若向來則定須謂道體無時而亡。故聖人目見耳聞。無適而非學。雖不害有此理。終非當日荅問之本意矣。荅吳晦叔

仲尼焉學。敬夫云。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莫非文武之道。初無存亡增損。愚謂近年說者。多用此意。初若新奇可喜。然既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則其爲道也。非文武所能專矣。既曰初無存亡增損。則未墜於地之云。又無所當矣。且若如此。則天地之間。可以目擊而心會。又何待於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一一學之。然後得耶。竊詳文意。所謂文武之道。但謂周家之制度典章爾。孔子之時。猶有存者。故云未墜也。大抵近世學者。喜聞佛老之言。常遷吾說以就之。故其弊至此。讀者平心退步。反覆於

句讀文義之閒。則有以知其失矣。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以上文集二條

叔孫武叔語大夫章

或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於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會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衆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衆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語類

陳子禽謂子貢章

立之斯立。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之類。蓋此有以立之。便自立得住也。動之斯和。如又從而振德之。振德。有鼓舞之意。寓錄云。使之歡喜踴躍。如舜之從欲以治。惟動不應。便是動而和處。語類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章

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荅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嘗見說堯曰一篇。是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說。然道理緊要。却不在這裏。

楊問簡在帝心。何謂簡。曰。如天檢點數過一般。善與罪。天皆知之。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罪。也在

帝心。

問雖有周親注。紂之至親雖多。他衆叛親離。那裏有至親。曰。紂之至親豈不多。唯其衆叛親離。所以不濟事。故書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以上語類三條

子張問章

猶之猶均之也。均之猶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問出納之吝。是不好。所以謂之惡。曰。此吝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底意思。當賞便

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怠忽之間。瀝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家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即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只是人君爲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爲處。便果決爲之。語類

不知命章

論語首云。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爲君子者。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才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語類

L29370